

神秘的圖地

邵慎之著



香港文化出版社行

E 818
8873

6.09.2
329



密秘的圖地

著



行印社 應供化文港香

JAN 29 51

密秘的圖地

印翻准不★權作著有

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港初版

基本定價二元

(外埠加郵運費)

著作人 邵 慎 先

發行人 陳 劍 先

印刷者 大千印刷出版社
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

香港：九龍漢口道廿六號四樓
廣州：西湖路一〇二號
上海：河南路三三八號

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

家1-1500

前 言

我一走出學堂門，就被派在一個測量隊裏工作。工作很吃重。漫山遍野的跑了一整天以後，蹣回駐所，已肚皮餓癟，兩腿發僵，精疲力竭了。而得到的是什麼呢？在測量手簿上，不過是幾十行的數目字；倘是測小比例尺的地圖，在圖紙上，那是連洋錢大一塊也沒有畫好的。然而，這樣也不消幾天，駐所附近已無工作，就必須再捲起鋪蓋，「漫遊」到別處去工作了。

中國的土地是遼闊的，「漫遊」也就覺得無止境的樣子。然而，它却永遠不使人疲倦，而只感到親切。住在都市裏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感的。

現在要我談一些關於測量和地圖的智識，雖然這是我學過的東西，却並不會比別人知道得更多，倘要專門研究，現在自有那些厚厚的教科書在，這一小冊子能說些什麼呢？那麼，我在工作中不是有些心得嗎？慚愧得很，什麼得也沒有。這都是別人做過和說過的東西。譬如經緯度數的引用，是根據實業部的紀錄的。另外則是摭拾并敷陳一些小故事，無非想藉此不致談得使大家索然無味而已。總之，要我板起面孔，像教科書一樣

，來同別人談學問，那是不成功的。

這本書會使讀者得到地圖的概念嗎？或者會打動讀者，進一步去親近大地嗎？那就不得而知。因為一切都要由讀者來加以答覆的。編輯部既然派定要在書前寫一點序言，就寫下這幾句在前面吧。

目 次

地 圖

地圖和風景寫生 假如沒有地圖 古代的地圖

地 球 和 天 球

盤古氏在哪裏 從針孔里看籃球 天球 生硬的名詞一束 時辰和四季

中國古代記年月法

古 代 的 測 算 家

中國・希臘 埃及的哈配多那提 柏拉圖的苦惱 亞力山大里亞的學者們

經 度 和 緯 度

線和度 補入地心和跑到北極 地軸和極星 金字塔・時針方向的祕密

土圭的妙用 經度的測法 一段插話

四二

二九

一〇

一

基 線 和 三 角

一英尺有多少長 基線的麻煩勁兒 鎮和網 方位角和經緯距 量天尺

六一

地形

縮地術

航空測量

等高線

海平面和驗潮

經緯展點

記號

地形的表現

第一砲

從手臂到儀器

儀器的進化

選點、量邊、碎部

副產品

結語

一〇六

地 圖

這本書所談的，是關於人類繪製地圖的故事。繪製地圖，要經過測、算、繪三部手續，而測算、尤其重要。所以，也可以說本書所說的是測算的故事。要談測算，離不了天文學，數學和物理學的智識，這裏都要談到它們。我們可不歡迎只學不做或者只談不做。我們得實地去觀測觀測。不過，這本書是非常簡略的，有許多東西都沒有談到。談到的，也僅僅一鱗半爪。這本書中任何一個問題，譬如中國古代的天文儀器「渾天儀」，就可以寫成一本書，但太專門了。唯其不專門，才簡略，以至草率，不得不嚙哩嚙嚙的地方也有之。除開在天文學上，只得搬一些名詞出來之外，別的名詞概予避免，數學上也只引初等的定理和公式，希望讀者能夠順利讀完。至於人類怎樣有了地圖，為什麼一幅地圖表現了人類認識自然的高級成就，以及測製地圖的過程都要談到。特別還要談一談其中的艱苦；同時，却也要說到今日的複雜測量工作，並不是一件如何了不起的難事。

地圖和風景寫生

畫地圖，可不豫畫風景畫一樣；畫風景畫的時候，只要幾支畫筆，一盒顏料，選定「可以入畫」的風景之後，就可坐定下來開始畫。右邊一簇樹，左邊一座屋，遠處是蔚藍的天空，因為是早上，靠地平線還有一抹淡紅的曉靄，於是近處的流水，就閃着金色的波光；道路上，有放牧的羣羊，後面跟着一個孩子；……諸如此類，你不單要畫出這些景物，還要畫出包圍着這些景物的空氣，表示出「早上」的時間來。可是你光畫出了「自然」還不夠，一幅有價值的畫，必須要畫出「社會」，一個忠實的繪畫工作者，必須以他自己的見解、感情，選擇適宜的題材，描繪出來，以筆和顏料，傳達出他的內心的叫喊。不論是歌頌也罷，詛咒也罷，他的立場是站在正義的一方面，這樣，他所繪的畫才能算是一幅現代的，有價值的畫。

我們到理髮店里去理髮，常看到壁上掛着不少玻璃鏡框，里面裝着彩色風景畫，題材是一個湖，一帶遠山，一隻亭子，而天上還有一個月亮，湖上浮着一條划子，有一個或者兩個人坐着盪槳。上面題着：月夜泛舟圖。隨便你畫得再好些，叫人一瞧就覺得有些「飄飄然」，可是總沒有什麼大意思。

但無論如何，它總是一幅風景畫呀！

不錯，它是一幅風景畫；現在，我們要談到地圖，可就沒有什麼「感情」，什麼「內心的叫喊」，什麼「歌頌」和「詛咒」之類了。我們欣賞風景畫所用得到的一套，與地圖全不相關。一個工程師，倘使計劃從桂林築一條鐵路到貴陽去，那麼就要請教地圖。首先，要選擇路線，看經過那些地方的路線最近，劃定大概的路線，於是動手實地勘察，知道有些地方雖然是直線，路近，可是要穿過高山，或者要跨過大河，打隧道，架鐵橋，工程上太浪費，可省則省，倒不如繞道來得合算。路線勘定之後，接着而來的是挖填土方，鋪設路面，這是築路的三部曲；尤其是其中第二第三部，非要相當精密的地圖不可。於是先進行「定線測量」，把地圖繪製起來，風景好不好可不管，只管山有多少高，河有多少寬，工程師才好根據這些，設計工程。如果是繪畫，山和水都要逼真，但地圖上只畫幾圈曲線，把測量到山的高度表示出來，而河道只有兩條線，中間畫一根箭頭，把水流的方向表示出來；如有必要，還要標明水的「流速」，並且另外繪製河床深淺的側面圖。

把全中國的地圖繪畫出來，是一件經年累月的大規模的工作。普通我們用的地圖，只能在上地理課時用得到。一個中國，只有薄薄的一本地圖，可是全中國的詳細地形圖，

和計算冊，就要足足堆滿兩間房子了。

假如沒有地圖

人類假如沒有地圖，自然不比沒有糧食那麼嚴重。人類沒有糧食，祇有死亡；沒有地圖，却不得就生活下去。但是有一句名言：人類「一要生存，二要溫飽，三要發展」。而地圖，就和人類的發展有關。

譬如說，古代就沒有地圖，古書上說：「周道如矢，其平如砥」，可見周代的築路工程已經不差，如果有一幅周代的地圖留給我們，我們一定能看到很仔細，所謂「周道像箭一樣直」的情形。那時也許有地圖，但一定非常簡略，因為無論在數學上、物理上，都還沒有測繪精確地圖的可能。京戲里面有齣戲，叫做「張松獻西川」，張松把西川（即現在的四川西部）的地圖獻給劉備，給劉備以進攻的途徑。我們可以相信，那幅

西川圖也是很簡略的，甚至還沒有我們地理課上用的四川分省圖那麼詳細。

由於光學儀器的精良，數理邏輯的發達，以及印刷術的進步，在今天人類，對於地圖的繪製，其精確明晰，可說已到達了最高峯。

假如沒有地圖，我們的探險家就要感到棘手了。蘇聯的北極探險隊，在斯米特領導

之下，在北極圈內工作，那個地方，半年是黑夜，半年是永遠看見太陽的，冰地雪地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沒有植物，沒有方向，（站在北極頂上，四面都是南方，）食物用品，全靠飛機輸送，有時他們所居的冰塊漂流，因融解或碰撞而發生危險，他們就根據地圖，發出電報，報告飄流的經緯度，於是很快就會得到飛機的援救。此外，在北極區，磁針是直立的，然而不一定每一個地方如此，磁氣的變化，氣象的探測，也都要根據地圖來研究。蘇聯北極探險隊工作的目的，是在建設蘇美間經過北極的直達航空線，對於沒有人跡的北極區域，自然非有長期的詳細的研究不可。至於喜馬拉雅山的探險，如果沒有地圖，恐怕連自己的位置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，更不用說探尋路線了。航空如果沒有地圖，那就簡直不堪設想。譬如說，要從桂林飛往緬甸密芝那，先要經過昆明，我們只知道昆明是在西方，而是正西還是偏西，可不清楚，至於直線距離有多少，更是不明白。現在，假如我們的駕駛員踏上飛機，開動引擎了，恰巧桂林又是大霧，飛機升空之後，這位駕駛員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對羅盤成一個九十度直角，開足馬力，向着正西飛去。但是，天空不比陸上迷失了路可以問個訊，結果他只好去亂碰而已。差不多飛了三四個鐘頭，發現了一個大湖，他記起昆明的滇池，可是側着翼打了一個旋，仔細一看，沒有鐵道，這才知道是洱海，他已飛到大理去了。大理還不要緊，恰巧緬甸又是雨季，

多雲的天，於是他除開在天空打旋之外，就沒法知道在那裏降落了。說不定一不小心，他就碰在高黎貢山的山頭上，變成一堆碎片，而自己還莫名其妙。

上面說過，地圖在道路工程上的重要，但如建築機場，開闢海港，計劃都市，架設電線和油管，這些工程，也都先要從研究地圖着手。至於地質學，地理學，氣象學的研究，更非有它不可，雖然由於需要的不同，而有精度上的區別。

人類文化越發達，地圖的應用就越廣。現在，全世界正捲在戰爭的烽火之中，打仗更要很詳細的地圖，那是不待說而自明的。

古代的地圖

說得不客氣一點，我們的祖先，是野蠻民族。要知道我們祖先的生活，只要研究現在的野蠻人的生活，就可以看到一個大概。自然，史學家研究古代史的時候，還要發掘地層，搜羅古籍，麻煩得多，但在這裏，我們還談不到。不過，我們却在印第安人的書信中，發現了古代地圖的痕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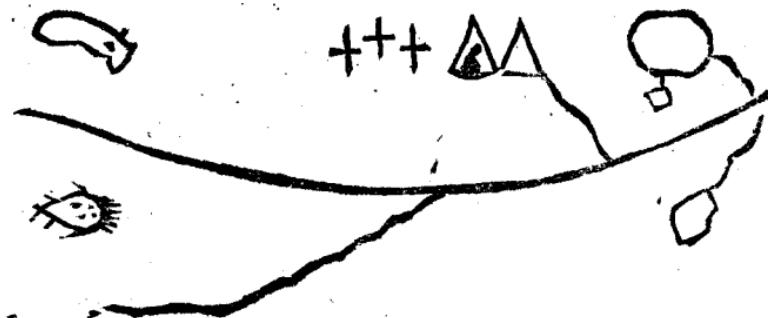
下面一幅圖，其實是一封信，是一個印第安人奧奇巴族的女子寫的情書。說起來，的確有些奇怪，而且她所用的信箋，是一張赤楊樹皮。現在，先來註釋一下這封情書：

圖的左上方是一隻熊，是女子的圖騰，（圖騰就是族的名號）下面是一隻泥狗，是她愛人的圖騰；兩條線，表示兩條路，會合之後，就通到有湖的地方。旁邊有一條支路，和兩個帳幕相通，帳幕裏有一個人，作着說話的姿勢，是印第安人歡迎愛人的記號，表示女子約她的愛人在帳幕裏會面，可是要留意，那村子里是有三個天主教徒的。

這封「信」所畫出的，有：道路、湖泊、帳幕、兩個圖騰居住的位置，以及宗教成份。這不單是一幅地形地圖，而是一幅人文地圖。假如把帳幕裏的人搬到湖的旁邊，那就表示和愛人在湖泊旁邊會面了。這和現代的工程師或者軍事家在地圖上劃施工線和佈置陣地的記號，有什麼分別呢？

如果古代有地圖，就是這樣的東西。它是文字，又是繪畫，又是地圖，三者合而爲一，分不開來。我們考察人類文化發展的程度，也只能看這樣的東西。

太遠的且不去追究，比較近一點，我們且說兩千五百年





以前的事情。在歐洲，有希臘、羅馬和埃及，在亞洲，有中國。那是地球上最初出現着文化光芒的地方。澳大利亞、菲律賓和南非，還是在所謂「黑暗時期」，沒有被歐亞兩洲的人類所發現。而大部歐洲人只知有歐洲，中國人也只知有中國。中國人常說：「四海之內」，「天下」，「環宇」。「周髀算經」（註）上說：「天似蓋笠，地法覆槃」，天地各中高外下。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。「天圓地方的說法，雖然也出自周髀，可是

周髀上也決不定，有些含糊，到底是「地法覆槃」呢，還是「地方似棋局」？這些問題，不論在歐洲或亞洲，都是一個謎，不能有確切的解決的。不過，說到「環宇」，「中高外下」之類，隱約已有覺到地圓的啓示了。

上面一幅圖，是紀元前五百十七年的東西。畫這幅「世界地圖」的是當時的一位地

理學家米來多錫人海加泰宙斯。這位地理學家當時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；地中海，黑海，他是遊歷過了，可是那時航行大西洋的人，還沒有向南駛過非洲的波遮圖角，所以只知道半個非洲。至於印度，因為常有阿刺伯人從印度販運香料（如豆蔻、丁香）到歐洲來賣，也不難知道。而裏海竟缺了一個口，紅海却封閉了，它靠近尼羅河，位置是不錯的，可是尼羅河竟和印度接通，那才是豈有此理。

不過，在地中海一帶的地形，却沒有什麼錯誤，以那時的文化程度而論，海加泰宙斯不能不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地理學家。尤其是他認為在圓圓的大陸之外都是水，成為圓形，擴展到無盡處的，這恰與中國人所謂「四海之內」是一樣的見解。

地球和天球

地是球形，天是不是也是球形呢？

歐洲古代人有以地是球形的創見，中國古代人有以天是球形的認識。所謂「漂天」，其實，如果以廣大無極的宇宙，用形的頭腦來估計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們爲了計算上的便利，不得不把天空看成一個包圍在地球外面的大圓球。這是人類的一個了不起的見解。至於地是否球形的爭論，結束還不過幾百年。塞利斯（註）有一次因爲觀察恆星的遠近失足掉在溝裏，給一個老太婆嘲笑了一頓。她說：「你眼前都看不到，還要看看天上的星嗎？」

現在不但把我們所居住的地球的大小遠近，考察清楚，而天空的星象，也並不因爲遙遠而不容易測算了。

盤古氏在哪裏

註。Thales of Miletus 640—546 B. C.